

書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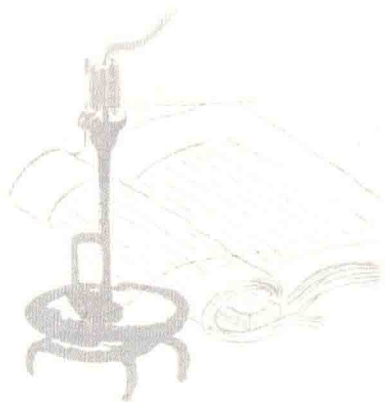
——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

書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叢書

劉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書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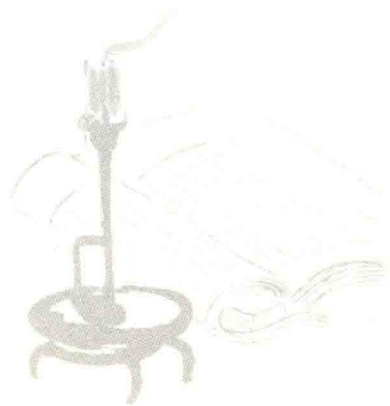
——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

古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叢書

劉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書馨集：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 / 劉釗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2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叢書)
ISBN 978-7-5325-7055-3

I. ①書… II. ①劉… III. ①古文獻學—中國—文集
②漢字—古文字學—文集 IV. ①G256.1-53②H12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29590 號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叢書

書馨集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

劉釗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00×970 1/16 印張 31.5 插頁 8 字數 380,000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055-3

H·105 定價：10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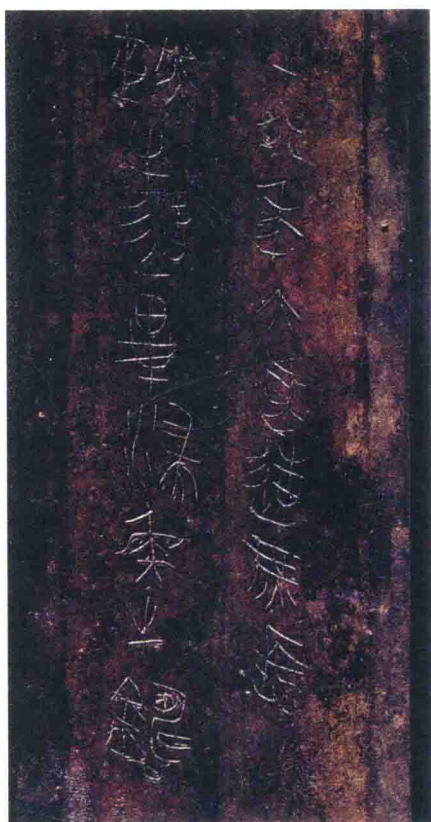
圖版一：安陽殷墟大墓出土骨片



圖版二：牛距骨刻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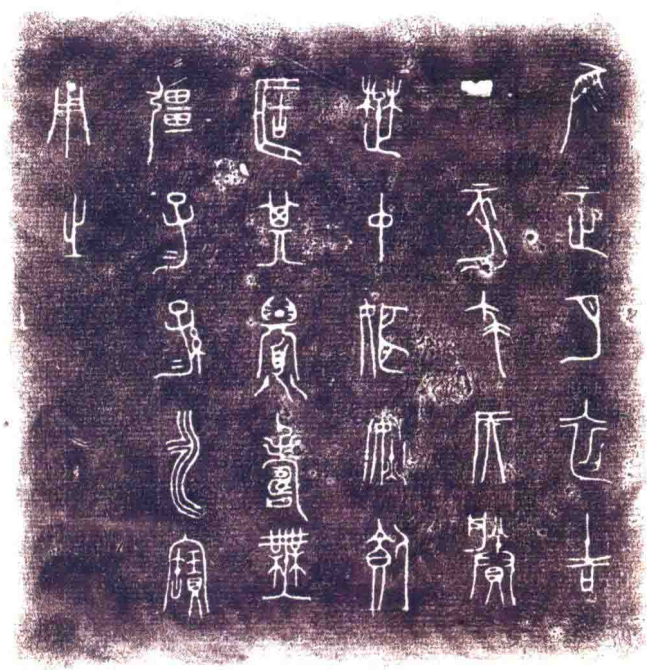
圖版三：虎形轄



圖版四：首陽齋藏商鞅鉞



圖版五：復旦大學博物館藏楚仲姬媵簠



圖版六：復旦大學博物館藏楚仲姬媵簠銘文



圖版七：尼雅出土織錦臂鞬

目 錄

安陽殷墟大墓出土骨片文字考釋	001
“小臣牆刻辭”新釋	
——揭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祥瑞記錄	023
新公佈的甲骨文中的一個怪字	039
釋甲骨文中的“秉棘”	042
談新公佈的牛距骨刻辭	058
叔夭方鼎銘文管見	079
秦虎形轄銘文新釋	087
兵器銘文考釋(四則)	091
首陽齋藏商鞅鉞小考	108
安徽桐城出土秦十九年上郡守造戈考	113
說網上新見的兩件戰國魏“首垣”銅器	117
復旦大學博物館藏楚仲姬媵簠介紹	120
釋馬王堆帛書《日月風雨雲氣占》中的“木剽”和“沒戟”	123
《馬王堆天文書考釋》注釋商兌	128
讀《上博六》詞語札記三則	138
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頗”	146
馬王堆漢墓帛書《雜療方》校釋札記	155
《岳麓書院藏秦簡(壹)》考釋一則	
——兼談“育”字	166

- 173 說秦簡“右剽”一語並論歷史上的官馬標識制度
- 198 漢簡“聖”字小考
- 215 秦“敬老思少”成語璽考釋
- 225 關於秦印姓名的初步考察
- 257 古璽格言璽考釋一則
- 268 關於幾組戰國格言璽的解釋
- 286 齊國文字“主”字補證
- 305 “癘”字源流考
- 320 說“鞮”
- 342 說“魘”
- 357 談“一沐三捉髮”的“捉”
- 369 論中國古代的“軍市”
- 386 論中國古典學的重建
- 404 論秦始皇陵園 K0007 陪葬坑的性質
- 409 新角度的探索
- 412 評《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 415 評《戰國文字通論》
- 417 評《金文編》
- 420 讀新出版的《戰國銘文選》
- 423 值得推薦的一本好書
——《包山楚簡初探》讀後

評介新出版的《漢代銅器銘文研究》	426
古代精神世界的焦點透視	
——讀《心智的誤區》	431
讀《郭店竹書別釋》	437
喜讀《戰國文字編》	443
喜讀《古文字通假字典》	447
千封信連接兩位大師	450
一部鮮活的東學西漸史	
——讀桑兵《國學與漢學》	454
豐功偉業，沾溉學林	456
吳小平《漢代青銅容器的考古學研究》序	463
洪飏《古文字考釋通假關係研究》序	466
葉玉英《古文字構形與上古音研究》序	469
陳家寧《史記商周史事新證圖補(壹)》序	473
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序	476
湯志彪《三晉文字編》序	480
魏慈德《新出楚簡中的楚國語料與史料》序	483
《古文字考釋叢稿》後記	486
《郭店楚簡校釋》後記	488
《古文字構形學》後記及修訂本附記	490
《新甲骨文編》後記	495
後記	499

安陽殷墟大墓出土 骨片文字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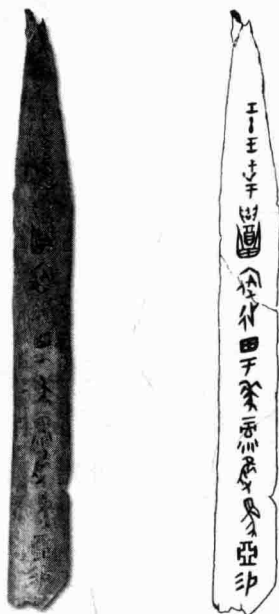
2004年11月，在河南省安陽市殷墟保護區西部邊緣、安鋼第二煉鋼廠西南部基建佔地範圍內，發現了三座較大型的商代墓葬和七座車馬坑。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和安陽市文物工作隊聯合搶救發掘，工作自2005年元月開始，至6月22日全部結束。

2006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200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一書對這次發掘進行了簡略的介紹(以下引用該文時簡稱為《介紹》)，^①《介紹》在描述三座較大型墓葬之一的M11時有如下文字：

M11平面呈“中”字形，墓室上口長7.5、寬5米，南墓道長30、寬2~2.4米，斜坡式，坡度40°。墓室北置臺階式短墓道。墓底距離地表11.5米。該墓被盜嚴重，僅存少量遺物：可復原陶罐、蚌飾、海貝、銅鏃，殘骨錐及僅存的槨底板。但在墓室北部二層臺上發現3條骨片，其中1條有綠松石鑲嵌的文字16個，下部殘，這種以綠松石鑲嵌成文字的表現形式在殷墟極為罕見。

^① 《安陽殷墟殷代大墓及車馬坑》，載國家文物局主編《200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9~62頁。

以下是《介紹》所附鑲有綠松石的骨片照片及筆者據照片所作的摹本：



骨片公佈後，迄今尚未見到對該骨片進行研究的論著。本文不揣淺陋，試作考釋如下。

先寫出釋文：

壬午，王逃于響雁(隗)，征(延)田于麥录(麓)，隻(獲)兕，亞
易(賜)☐

因骨片照片過小，且字的筆劃中鑲嵌的綠松石有的還存在，有的已經脫落，字的筆劃看上去顏色不同，因此有的筆劃不太清楚。

“逃”字筆劃比較模糊，但從字形輪廓及文例看，此字是“逃”字絕

無問題。“逖”字字形隸定從裘錫圭先生釋。裘錫圭先生認為甲骨文中的“逖”字應讀為“愆”，乃“敕戒鎮撫”的意思。^① 甲骨文中有許多“王逖某”的句子，“某”一般都為地名。從甲骨文“逖”字所在的辭例和裘錫圭先生的訓釋看，“王逖某”的“逖”其性質與古代的“巡狩”之禮很接近。《孟子·告子下》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司馬法·仁本》說：“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另外《孔叢子》有《巡狩》篇，對巡狩的解釋更為詳盡。巡狩必然要帶上軍隊，所以有一片卜辭說：“丁丑王卜貞：其遯（振）旅，徂（延）逖于孟，往來無災。”（《合集》36426）典籍中有不少有關夏啓、舜、禹、周穆王等帝王巡狩的記載，雖然許多應該都是後人的追記，但多少可以說明“巡狩”的產生不會很晚。

上揭骨片刻辭“王逖于囂（隳）”中的“逖”字似乎不應也訓為“敕戒鎮撫”的意思，因為“隳（隳）”是指具體的建築，“逖”字訓為“敕戒鎮撫”的話，則對“隳（隳）”進行“敕戒鎮撫”的意思不好講。從辭例上看，“王逖于囂（隳）”之“逖”讀為“駐蹕”之“蹕”，訓為“止”最為合適。“蹕”字《說文》作“𨔵”，《說文·走部》：“𨔵，止行也。”可是典籍中“蹕”字這種用法的用例出現得稍晚，所以這一意見恐怕暫時還不能肯定。但起碼可以推測其義訓應該與“駐蹕”的意思很接近。

“囂”字或認為是“召”字初文，即“召”由“囂”字省出；或認為“囂”是“召”字增繁之體。^② 不論兩者的先後關係如何，在甲骨文中都用法不同。如“召方”的“召”從不作“囂”，而“王逖于囂”的“囂”

① 裘錫圭：《釋秘》，《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1980年，第7～31頁。

②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三），中華書局，1996年，第2471～2473頁。

又從不作“召”，二者從不相混。“囂”字在甲骨文中都用為地名。在晚期黃組卜辭中，有非常多的“王迓于囂往來亡(無)災”的辭例，可見“囂”應該是當時很重要的一個地點，是商王經常到的地方。關於“囂”地，瞿潤縉考釋說：

召，地名。《左傳·僖公四年》經：“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水經注》曰：“汝水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即此處也。”在今河南鄆城縣東三十五里，在殷都安陽之南。又舊屬南陽道有南召縣。又《水經注》“雍水東逕召亭南，故召公之采邑也。”在今扶風之東。按南召縣較召陵遠，且非大邑，召亭似又因召公而得名，則卜辭之召當即召陵矣。^①

前邊說過，“召”字與“囂”字在卜辭中用法不同，並不相混，兩者的關係到底如何還難以下結論，因此用“召陵”之“召”來比附卜辭地名之“囂”，一時還難以說服於人，只能暫備一說而已。

“廕”字从“厂”从“倝”，應為“倝”字的繁寫異體。因為“倝”是指一種建築，故“倝”字又可以增加“厂”旁繁寫作“廕”。“倝”是商王在征伐或巡狩途中經常臨時駐蹕的地方，卜辭常見“地名+倝”的結構，如“宀倝”、“孟倝”等，“宀倝”、“孟倝”就是建在“宀”地和“孟”地的“倝”。保利博物館近年收藏的版方鼎銘文中有“乙未，王賓文武帝乙彤日自闌倝，王返入闌”的文句，文中“闌倝”的“倝”應該就相當於甲骨文的“倝”，只是字不从“土”而已。“闌倝”也是指建在“闌”地的“倝”。^② “宀”和“孟”

^① 容庚、瞿潤縉：《殷契卜辭釋文》，第13～14頁，轉引自《甲骨文獻集成》第一冊，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20頁。

^② 李學勤：《試論新發現的版方鼎和榮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第59～65、69頁；董珊：《版方鼎與榮仲方鼎銘文的釋讀》，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27期，2005年12月，第14～21頁。

都是商王田遊經常到的地點，因此按裘錫圭先生的說法，“倮”應該是跟後世的行宮相類的一種建築。^①《史記·殷本紀》正義引《括地志》說：“……《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可見殷末時離宮別館已經到處皆是。卜辭有“祖辛倮”（《合集》27254）和“父甲倮”（同上），可見有專門以某一祖先名來稱呼的“倮”。這種“倮”很可能是因為某位祖先最先駐蹕過，因此就稱為“某某倮”。卜辭中有“倮于茲丘倮”（《合集》30272）的說法，還有“王倮于倮”（《合集》30277）、“其于棗倮”（《合集》30269）、“倮于孟倮，不邁大風”（《合集》30270）、“于孟倮，不雨”（《合集》30271）、“于遠倮”、“在邇倮”^②（《合集》30273）、“倮宀倮亡（無）災”（《合集》30274）等辭，文中“倮”字似乎都用為動詞，指建“倮”而言。小臣牆刻辭中有“用鬯于祖丁倮甘京”的句子，辭中“倮”與“甘京”乃同位語，即“祖丁倮叫作甘京”的意思，說明“倮”可用來獻俘。又從倮可名為“甘京”和卜辭說“倮于茲丘倮”來看，“倮”似乎是建在高處的一種建築，很可能就是一種臺榭。卜辭中還有“乍（作）倮”（《合集》27796、30266、30267、30281，《屯南》2152）和“宛某倮”^③（《合集》30268、《屯南》2636）的說法，其中“宛某倮”的“宛”字疑應讀為“館”。《孟子·盡心下》：“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岐注：“館，舍也。”“館倮”就是“舍於倮”的意思。如果甲骨文中的“宀”字有些可以讀為“蹕”字的話，則上揭骨片刻辭中“王宀于囂廔（倮）”中的“宀”字就與“宛（館）倮”的“宛（館）”字的意思非常接近了。

① 裘錫圭：《釋殷虛甲骨文裏的“遠”“猷”（邇）及有關諸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中華書局，1985年，第85～98頁。

② 裘錫圭：《釋殷虛甲骨文裏的“遠”“叙”（邇）及有關諸字》，第85～98頁。

③ 見拙作《釋甲骨文中从“宀”的幾個字》，《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續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5年9月，第153～172頁。

董珊先生在《版方鼎與榮仲方鼎銘文的釋讀》一文中考釋版方鼎“自闌僮”的“僮”字時，對上邊提到的甲骨文中“祖辛僮”、“父甲僮”和“祖丁僮”這類帶有祖先名的“僮”的性質，有過如下解釋：^①

這類“僮”很可能是專為某個鬼神在城外所建的棲止之所。結合“僮”字的這兩種用法來看，我懷疑這些“僮”字都應該讀為“時”。“僮”與“時”上古音聲類都是舌音，韻部為之、蒸對轉。《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從田、寺聲。古扶風（小徐本作‘扶風離’）有五時、好時、鄜時，皆黃帝時祭，或曰秦文公立也。”文獻所見“時”，最早是《左傳》襄公三十年“成愆奔平時”，又昭公二十二年記載王子朝之亂，“單子亡，乙卯，奔于平時，……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於皇，劉子如留，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官”。據此，東周王城外有平時，城內有平官，平官是周平王之廟。“平時”又見於侯馬盟書“念定官、平時（時）之命”，定官、平時都是策命地點，《侯馬盟書叢考》“宗盟考”認為：定官是周定王之廟，“平時是周王室近畿很重要的地方”。由以上來看，“平時（時）”應是設在王城外祭祀周平王的機構，在王子朝之亂中，平官與平時是王城內、外兩方盟誓之處，原因在於雙方都想得到周平王在天之靈的佑助。由此可見，設在城外的“時”，在早期並不一定專指祭天場所，也可以供其他鬼神或生人居住。卜辭“祖丁僮”之類的稱呼，正與“平時”相類似。

綜合上述，版方鼎銘文的“闌僮”，雖是以地點命名的“僮”，但商王從闌僮開始對文武帝乙的彤日祭祀，可見在商人觀念中，帝乙的神靈在闌僮居止，因此要從這裏開始迎接其神靈入城。鼎銘接着說“王返入闌”，也正說明“闌僮”位於闌城外不遠處。

① 董珊：《版方鼎與榮仲方鼎銘文的釋讀》，第14～21頁。

或許在商周人觀念裏，神靈在天人之間往來陟降的路途中，城郊的“倮”也是其所必經的館舍。

按該文在這一解釋之前曾提到同意裘錫圭先生將甲骨文中的“地名+倮”中的“倮”看作是“行宮”，因此這一解釋實際上是將甲骨文中的“倮”分成了兩類，即將“地名+倮”中的“倮”看作是“行宮”，將“祖先名+倮”中的“倮”視爲如後世的“時”。可是從甲骨文的實際情況看，所有的“倮”都具備衆多的功能，似乎並不能分出兩類，所以這一解釋正確與否還需進一步的檢驗。

青銅器銘文中也有“逆”字，^①如商代晚期作册般鼎銘文說：“癸亥，王^𠄎（逆）于乍（作）册般新宗。王商（賞）乍（作）册豐貝，大（太）子易（錫）東大貝，用乍（作）父己寶鬯。”（《集成》02711）西周早期的小臣麥鼎銘文說：“正月，王才（在）成周，王^𠄎（逆）于^𠄎禁（麓），令小臣麥先省^𠄎屺，王至于^𠄎（逆）屺，無遣（愆）。小臣麥易（錫）貝、易（錫）馬丙（兩），麥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乍（作）季嬭寶鬯（尊）彝。”（《集成》02775）這兩處的“逆”字如果解釋成“駐蹕”的意思也很通順。作册般鼎銘文中的“新宗”就是“新建的宗廟”，“王^𠄎（逆）于乍（作）册般新宗”就是“王駐蹕在作册般新建的宗廟裏”的意思。王駐蹕在宗廟裏，其目的顯然是爲了祭祀。小臣麥鼎銘文謂“王^𠄎（逆）于^𠄎禁（麓），令小臣麥先省^𠄎屺，王至于^𠄎（逆）屺，無遣（愆）”，是說王駐蹕於^𠄎地的山林，命令小臣麥先行檢查收拾王要駐蹕的^𠄎地的行宮，王到了駐蹕的行宮，沒有差錯。從王駐蹕於^𠄎地的山林看，王的此次出行顯然與狩獵有關。

小臣麥鼎銘文中的“屺”字又見於下列銘文：

1. 王令中先省南或（國），貫行，執（設）屺在曾。（中甗，《集

^① 裘錫圭：《釋秘》，第7～31頁。